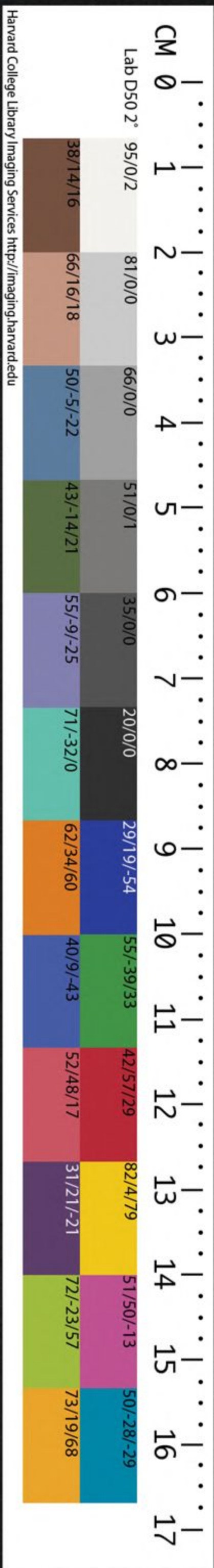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T 4662.7/7231

7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周禮疏 卷一百一十五

此呼此

明天啓忠臣第一 人周公季侯墓也 公之時大啓建  
於瑞畧而公以名御史樓其鋒壬戌之夏有電警  
公謂其占在瑞疏畧曰電者陰類見於盛夏其象  
為臣侵君下陵上小人乘君子夷狄窺中國頃

朝廷一二處分命謂

論古之下一切愚為臣即不敢盡信迺千人所指如

銀雀山書信

明故忠御史贈太僕寺卿來王周公墓誌銘

嗚呼此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明天啓忠臣第一人周公季侯墓也公之時大憝起  
於璫署而公以名御史撻其鋒壬戌之夏有電警  
公謂其占在璫疏畧曰電者陰類見於盛夏其象  
爲臣侵君下陵上小人乘君子夷狄窺中國頃  
朝廷一二處分僉謂

諭旨之下有物憑焉臣卽不敢盡信迺千人所指如  
魏進忠者借

上之震疊以肆機鋒挾

上之寵靈以成袒護至且巧立虛名漫無忌憚離間起於蠅營讒構生於長舌其爲隱禍豈不堪憂疏入璫啣之甚因是改名忠賢璫之得幸

上有根底其喉舌之機寄諸女戎犄角之勢寄諸醜類甚則間諜之用且寄諸我然公不爲小懼有爭客氏之疏爭再召也有爭劉朝之疏爭典兵也復有與給事鞏爭之疏公之與鞏爭則以考察先是京察時有匿名之書見於市所排斥盡一時士而

公在焉此所謂諜之寄於我者也賴御史大夫趙公南星持之堅察典卒以無撓而鞏疏出矣蓋公之疏薦諸公嘗及故督師廷弼鞏以爲辭且有締結王安之詬公謂羣呶之不我釋非以廷弼之薦而以有忠賢之郤耳忠賢之計旣不獲陰寄於察典則必顯借夫疆事者勢也且諸人而尚解言王安則亦第問安所以死與死之狀之慘而罪人斯得夫考察朝典也而何以寄忠賢之臭息言官朝士也而何以効忠賢之股肱疏上具言所以其批

剔表裡條叙本末視諸疏無復留餘故璫之怒以益深公之敵以益衆甲乙之際璫勢成丙寅有詔逮公而公從膺滂之後矣嗚呼用師於璫者不啻數十疏而璫恨公以螫弧之登此公之爲忠臣第一人也天下知之國史傳之至公治行第一則予先仲方伯公之治瀾頗與聞焉故予得以公子廷祚之請合之爲公誌誌曰公諱宗建季侯者字也別號曰來玉其先自瀾遷蘇之吳江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恭肅公用公曾大父也恭肅四子其叔爲

孝廉公式南孝廉之仲子輯符是爲公父自父迨大父皆以公卹贈太僕卿母顧大母郁皆贈淑人公之生值周中葉至不能具脩脯自習章句以及制業皆贈太僕爲之師年十三以文奇有聲其補學宮弟子實受知郡伯朱公燮元其後復受知邑侯劉公時俊是爲予同年友西川名大夫也丙午舉於鄉再下第益攻苦於學與吳公默袁公黃有豎義送難之契復深叩性相之宗於果清湛禪師亦可以知公之於苑生矣癸丑成進士其試春官

出張公鶴之門時年才三十而耳其名者如得者宿焉庶常之選俛得而失之從選人得令澗之武康武康之爲邑也福且僻公殊不見少意與令有餘邑無寧邑有餘令居頃之有德清之攝丙辰大計吏以異等再調仁和凡三歷邑皆在澗澗爲天下財賦地其民最苦者賦役苦吏苦兵其民之孱者苦民之黠者是不獨一邑也大約其緒繁則其府蠹益甚公一務爲簡易凡以賦事役於官無當者皆汰武康之汰者五十人有奇其存者才三之

一德清之汰者百八十人有奇其存者才二十之一以是事無長人顧人亦無長事至徵收之爲登爲逋爲舊爲新其揉如絲公會其數於一單據案卽得於是民之輸於邑邑之輸於國者皆濟德清南糧愆期者至八年公至一日而竣仁和之賦逋者率歲數千金公在事之一年不及五百金明年才百餘金其尤善者莫如兌運之法其法先期視漕艘之數艘設一廩其廩所受之數亦如之艘旣集則掣籤以示之艘受一廩無升斗之贏詘焉蓋

米之入則官與民相授受其出則官與兵相授受而民與兵無所授受民與兵無授受則姦吏之左袒姦民之外市者其智皆無所施故是法也其事徑其數無爭行之武康而便因行之德清仁和遂著爲令蓋公立法旣善亦其力足以行之德清以賦法之亂其兵之受米者五年而三譁其前令以見侵辱移其官矣公至持額如故羣卒陰爲盟且以某夕舉火因劫令改其議公雅悉羣卒所爲因授指衙官故夜出以餌之亡何羣卒果至甫入舟

而伏發見獲者兩人公令潛送繫武康獄羣卒亦竟不知設伏者爲官舫也至所約舉事之期公晨起如兌所好約其長至庭中語甚溫旋出牒數卷曰此爲兌事本未當白上臺者爾等不受約且得罪矣衆猶耳語因出其夜獲者二人示之衆始大沮叩頭伏兌事得以無撓其報完更視他邑獨先至聽斷之際於人命特嚴時或屏騶從猝至死者之所則兩家之覆皆發故訟囂爲之頓息當其時雖他邑獄疑者徃徃皆決於公長興有曹濟之獄

久不決部使者移武康令公夙夢披血而呼者曰  
非聰不明公疑聰音近充因逮牒所連者趙充旣  
至則別以鄉音鞫其子於異室始具悉事本末得  
所謂孫敬者論死一時稱神君益公雅不能以三  
尺事豪貴至田叟村嫗則皆得叩膝戟手以家人  
語畢其懷來故凡所蒞不數月輒庭寂然凡案之  
前卽巖壑也嘗言有司無他謬巧獨事之大者小  
之難者易之轉折者直捷之省一紙卽省一紙之  
費少一人卽少一人之諛惟有司有漁人之心故

民之爲螻蛄者益多耳自視事以來所論坐法當  
贖俾各以米八監分給纍囚之不卽死者無一錢  
入署中雖上官所取用或歲逾三四千金公尚力  
持之獨民蠹所在則不敢徂乎小慈凡城社之胥  
風波之民次第皆伏峻懲盜旣得狀則立與衆棄  
之四達之衢杭故苦盜尤不喜自明被盜盜以故  
益恣至是皆戢其尤快萬心者復有二事其一則  
畧販一事其毒凡彌數郡其爲窟者三上窟於廣  
陵中窟於金閶下窟於杭杭窟最爲叵測自杭而



東則嚴州又爲一窟其鈎竒之法非一甚則以幻藥掩之凡所得女子恣其所爲螺旋以入積年之窟主是窟者不出戶而遍漁四方之色其贖則以狎褻爲壑不從者聽於刀礮計杭一城以亡失子女告者無虛日而諸姦者其力能以衙門爲金湯惡少爲鷹犬人至莫可誰何公心憾之甚密捕得首惡者倪承德因盡發其窟得女子數十人皆致自藥術其以稚年見掠者不復記父母矣承德者貌視之幾同愚愿計三十年間所掠不啻千餘皆

自伏也其甥趙科者尤甚嘗得一婦驅之娼不卽從立殺之投諸火因大集諸婦各授之燼餘之骨寸許以爲令其不道至此承德科皆論死其翼方四汪雲等二十餘人皆擬戍強半廋死其家重樓以居盡沒入官爲城隍廟費捕得之日士民聚觀者數萬其聲流聞諸郡亦各爲脅息者逾年焉其一則邑之有養濟院凡爲斃獨者設其後更成奸窟杭城爲甚瞽沈松者不知何人以詭食於院遂擅其籍籍有缺則以其名名亡是公而身食之更

以少饘粥遍致醫桑之衆既入其笠則不復得散  
別募所謂丐魁者十餘人俾分部其衆鵠形鴟嘯  
以乞錢於轂擊之地於是吳山天竺諸處遂爲松  
外府其法旬日一較所獲獲不如額者有刑其刑  
至有折脊燠眼之條久之而胥爲刑餘則更用示  
慘於人俾足乞限而一方之真孤真貧者率轉死  
溝壑終不能闌入松塹而沾公家之一粒公廉得  
之一日猝至院中核其籍具得虛實狀立斃松於  
獄則其家子女玉帛儼然素封盡沒之以衣食諸

貧者其屋直以歸放生池而後養濟一院始爲官  
有人有編繪其事以傳者嗟乎此二事者可以知  
公之於璫矣夫二豎至微顧天下之患莫大乎微  
鰥寡之仇而別言國討三川周室固秦兵之朝市  
耶惟公之於二豎也不以名舍蜀則知公之於璫  
也非以名取韓藉當時公竟勝璫者亦正如勝二  
豎耳豈以詫獲醜哉杭之憂桂玉者以渠不受舟  
公濬之畚鍤皆給於官在武康時嘗以金六十出  
巽隅之地於采石者以護地脈其學宮建於草昧

之初不中程且圯矣鄒魯之模繇公而現蓋公治  
邑不啻家丈人之於家絲髮皆心眼所至顧意恒  
綽然又時以茂宰爲首菑師三邑之士蔚起與諸  
生說經書輒成帙興至或手自拈義與相唱和暇  
則角巾選勝課植西湖桃柳及補孤山處士梅文  
以記之戊午去仁和紀公者稱有范萊蕪之清而  
敏勝有孔洛陽之執而達勝有陶靖節之風流而  
政事勝無一字溢時公名冠諸侯以有所格甄授  
工部主事予假歸改福建道監察御史爲明年庚

申時朝士盛有門戶之形公屹然中立特標虛淡  
兩字爲當世規曰德業以虛而彌廣功名以淡而  
彌長見之疏奏時論躐之而不能用旋具疏論璫  
甚厲座師葉相國見其草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  
宜寬以待其變擊之過迅恐負嶠之勢遂成是言  
也則公能用之然璫日益以甚則公雖欲用之而  
又不可得此諸疏所以備鐘鼓也聞璫嘗以公疏  
故率其類絮泣

上前祈得削髮爲僧以激

上怒有

旨廷杖公賴葉公救以免愛公者或以知幾爲勸公曰業爲臣子復暇爲身謀乎雖光祿一差臺中以與中涓相涉諸公恒病之公義不避視其事凡歲減五十餘萬金復用觸大璫王體乾疆事之起任職者率以走爲上策獨張公振德之殉節最著舉家投燼者二十餘人公合衆疏於朝得謚烈愍其他指切軍國大計不少休其敢言敢任者類如此癸亥以直指按楚歸值贈太僕之艱時事形日異

萬工部璟事聞公頓足曰奴手滑矣旣楊中丞諸公連就逮公知不免第慮爲八十母憂聞逮之夕秘不敢令知詰朝入城起居贈淑人笑語如恒時旋辭於廟以善養贈淑人付申淑人及諸子託他事遠適舟俟逮者於胥關宣詔訖即就道至都下鎮撫獄緹帥許顯純璫豢犬也所以治公者其酷非所忍言數訊之後劬折脈絕矣公抗詈不少屈亡何移獄就內公知爲前諸公畢命處強自力起索衣冠望

墓誌銘  
闕而拜者五望閭而拜者四是夕遂不免是爲六月  
之十有七日越七日而後殘骸出於竇先是公未  
逮時業用故邑令工部主事曹欽程之譖奪其官  
且追贓千數百金公家盡矣至是復增追至萬三  
千金流傳復有門誅之訛於是贈淑人及幼女一  
人驚痛立殞聞者無不流涕丁卯今

土詣

闕訟公寃於是公家之聽於有司者其事皆罷有詔

贈公太中大夫太僕寺卿給祭葬錄一子入監往  
恭肅公以省垣事

康陵亦嘗疏擊大璫及諫迎法王著抗直聲後百年  
而繩武者復有公可以觀世臣之烈矣顧恭肅以  
生至冢卿而公以死得太僕豈不悲哉公自爲童  
子時所聞語涉忠孝者輒手錄之及入臺中首列  
孝廉公寃蓋孝廉嘗見構邑令之修郤者孝廉以  
鳴於

神廟事未竟而身殞贈太僕爲腐心焉至是其案始

白劉公時俊以監軍功坐譖公復疏理之蓋平生  
於繼志感知之際類有至性及檻車之發衆憤雷  
沸諸大夫憐公之貧者各捐橐以爲道路費周公  
順昌後公而逮死者也其人清苦絕倫亦附二金  
於公袖陳太史盟於公交至淺及公至詔獄太史  
露身與諸急公者共其義斯亦公平生肝膽氣誼  
之効矣性不能爲諛亦不能受人諛每見鄉人之  
祠其有司者如故事公未嘗一借之名及武康之  
祠公者於學仁和之祠公者於湖德清則有三賢

之祠爲熊公德陽宋公興祖而公以攝君與焉尤  
爲希有公時皆移書峻止之不可得然迨公及禍  
而三祠之靈光如故三邑之頌公者不以瑄故少  
易其爲桐鄉也公遺書付諸子者有曰古忠孝人  
視一死如尋常故慷慨生焉若作奇事視之世豈  
復有能死者哉皆學問深至語性嗜讀書雖簿書  
鞅掌之餘不廢丹鉛嘗言有書可讀便是生人一  
福所論著伸紙輒就有奏議四卷老子解八識規  
矩畧注論語商評定通鑑紀事本末荆川右編昭

明文選人倫佳事及詩文集甚富故一周公也爲  
文士爲良有司爲忠臣而揚摧者獨以忠從公之  
所以死也公死諸公之後其所繇死者存諸公之  
前故吾於公之忠復有第一人之目嗚呼人臣之  
誼不願爲忠卽載筆者亦詎願得忠臣而文之哉  
夫官府之構其禍於古爲烈蓋關運數顧膺滂之  
死以漢殉之訓注之死則不必以唐殉之造物於  
二代之死者又何軒輊耶故世所憾者以訓注而  
蒙膺滂之事所惜者以膺滂而不值訓注之時以

膺滂而值訓注之時其後尚有武宣諸帝其威能  
行於鴛鷺之藩鎮而不能爲忠我者一取其殘與  
故雖人如訓注而死於璫者非天下意雖人如璫  
而死於外兵者又非膺滂意今璫之死尤伏漢法  
是卽伏公疏也公雖生不殺璫而死殺之矣然則  
吾

君之畧雄於宣武

國家之祚熾於漢唐計公之爲忠者亦必快於膺滂  
試取忠臣之不可願者而故願之故文之將願爲

蔚宗之傳膺滂者乎抑願爲予之誌周公者乎公  
生萬曆十年六月之十五日至卒之年爲四十有  
五元配申氏初封孺人以公三品卹進封淑人子  
六長廷祚邑庠生今入國子監讀書娶袁氏次廷  
祉邑庠生娶吳氏次廷禧聘董氏俱申淑人出次  
廷祺廷祿側宋出次廷祺側俞出女五一適庠生  
蔣玉輝一適庠生陳修一適趙渭一字陶學儀俱  
申出一字呂啓元側宋出廷祚子四曙昉曦時曦  
聘龐氏祉子一未名而殤所賜兆在邑二十七都

九苗之叟三圩予讀廷祚兄弟所列公者三疏愾  
乎如聞公之聲也然祉也旋以死孝從公矣廷祚  
經術氣節皆克其家所狀公萬數千言予裁而誌  
之復銘之銘曰

忠臣而可願兮而死於璫忠臣而不可願兮而足  
以殉璫死於璫者繫一臣兮如顏之烈繫真於杲  
殉璫者繫一臣兮如睢之伐繫許於張吾以是而  
銘公之藏以敷

天子之耿光顯忠錄幽



天語煌煌惟易名之有侯兮是在太常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同知

經筵

日講纂修

實錄總裁通家鄉侍生桐城何如寵頓首謹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前都察院右都御史

管兵部左侍郎事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

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京太常寺卿

太僕寺少卿三奉

勅提督京邊東西二路馬政兵部職方司郎中通家

眷弟申川懋頓首篆蓋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前太僕寺卿管太常寺少卿事戶兵刑科都

給事中入侍

經筵年眷弟陸文獻頓首書丹

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贈太中大夫資治少尹  
太僕寺卿來玉周公神道碑

今

天子首揚忠烈御史周公晉七秩馳恩再世

祖制文臣三品以上得樹神道碑墓道東南公子長  
君廷祚將以十二月初九日葬公

賜塋而走一介以碑文見屬余再入承明受交于公  
每抵掌談天下事肝膽洞盡且猶子羽宸之女實  
字公三子廷禧誼不得辭按狀公諱宗建字季侯

號來玉系浙東居吳江自始祖俊德始五祖瑄生  
昂昂生恭肅公用是爲公之曾祖恭肅生孝廉式  
南式南生封御史公輯符則公考也公生長名閻  
不異單門少隨封公學語及楊忠愍事慨然有俎  
豆之思自童齒而已異矣性敏悟下筆千言聲滿  
大江南北癸丑第南宮年纔三十餘四方見者驚  
曰向疑是耆宿也令武康視篆德清調繁仁和所  
至如神庭無留事稽錢穀如課家政御胥吏如約  
臧獲撫百姓如督子弟訓諸生如處朋友公嘗自

言有司無他長惟大者小之難者易之轉折者直  
捷之若自道云他郡疑獄積不決臺察移就公一  
鞫卽了最著者趙充一事他如核戶清賦禁絕略  
販善政不勝書也公旣洗手視事歸裝蕭然惟三  
邑課士文數卷而已兩舉卓異入拜御史會逆璫  
魏忠賢客氏交通煽處無敢言者公獨列其奸狀  
疏上者四時逆璫猶名進忠而公首發之擬

廷杖論死幸救得免而是時更有大璫劉朝者有典  
兵行邊之舉公極論其害壬戌巡視光祿一意清

釐可省鉅萬而大璫王體乾又側目矣癸亥奉命按楚丁封公艱掩關不問戶外惟地方利弊知無不言甲子水災藉公請折全活饑民無數時楊公漣左公光斗群起攻忠賢輒引公疏語爲証適萬公璟杖死公頓足曰此逆璫以部郎爲嘗試也吾輩今無死所矣乙丑果嗾曹欽程以爲令時受賕誣公而削奪勘追之

命下矣先是欽程令吳江動指富民居奇公爭曰富民貧民毋奈何重困之又有公宗人歿無嗣欽程

思利其有特以公在不得逞也用是積恨詆公與張公慎言同譴晉撫柯臬擬張公戍奏上逆璫矯旨竟從臬疏批逮逮之日公托他遊別顧淑人怡然就道士民巷哭頃刻數萬人鄉先生王公世仁吳公默申公用懋趙公士諤爭捐金助行周公順昌特以二金納公袖中所至村農野媪爭出錢餽緹騎祝善視公公顏色不變也旣下詔獄拷掠備至公但連呼

天地祖宗共扶擊賊逆黨許顯純崔應元迎璫意必

欲死公懸坐賊萬三千五百知公貧不死法必死  
追比也有陳太史盟者慨然謀之張公捷陸公文  
獻出金三千有奇欲以活公而公竟不可活矣先  
是逆璫殺王安

熹廟又弗聞也公于辨郭鞏疏發之

熹廟始詰問逆璫璫以劉朝對卽

賜朝死逆璫怖喪膽矣用是恨公讎公欲殺甚于楊

公漣云

今上御極公子廷祚上書訟寃

詔予全卹易名賜祠煌煌異數嗚呼可謂榮哀也已  
公之與鄒公元標馮公從吾論學曰人心昏溺雖  
有百種大略俱從無忌憚來忌憚二字絕與天理  
相近相在爾室一語千聖學問丹頭也鑒往持平  
疏略云國家畢竟以遼事爲第一緊着臣子畢竟  
以君德爲第一根本一語偶岐正可爲叅伍之藉  
一人互異不妨酌衆論之中皆前人所未發也恭  
肅公事

康陵嘗疏擊大闢諫迎法王著抗直聲公雖性生忠

神道碑  
孝乎淵源之所來者漸矣嗟乎逆焰之張軸搖鼎  
沸而

宗廟訖得晏然則以諸君子爲之撐拄也諸君子之  
功則以公爲之首事也公識獨早公禍獨烈公樹  
亦獨偉嗚呼公何憾乎姻婭生卒詳誌中銘曰  
愆豈得剛節不辭苦名李范齊羞絳灌伍此一士  
諤彼九關虎美新蓬然茅靡三鼓長弘一呼奮其  
豹武海水群飛碧血在土嚼齒銜鬚誼不可侮九  
鼎一綫萬死千古

聖人龍興整我

皇斧元祐踏碑日月再覩闡忠揚貞蘭臺盟府無陂  
不平無豐不蠱資以教忠浩氣可賈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  
詹事府事

實錄副總裁年家眷侍生董其昌頓首撰并書

文林郎福監道監察御史贈太中大夫資治少尹  
太僕寺卿周公神道碑銘

天啓元二之間逆閹忠賢已居中用事周公爲御  
史因盛夏冰雹論內臣爲害訟言攻之當是時閹  
猶未改名公疏所謂魏進忠者也公旣首發閹奸  
而後先言乳母不當入宮近侍不當典兵皆以剪  
閹之翼而遏其機牙迨癸亥內計極論閹與其私  
人鞏交關亂政狀鞏大慙且懼諸與鞏潛附閹者  
聳聽喘汗人自以爲麗公白簡遂聚族而謀公矣

乙丑關徵楊魏諸公考死群小脅闇曰必殺周某  
遂嗾吳江舊貪令曹欽程飛章告公公喪父里居  
坐削籍追賊獄未上而檻車徵矣公之下詔獄也  
以丙寅四月十三日其畢命也以六月十七日年  
僅四十有五越七日始得出暴尸都市肢體斷爛  
其慘毒視楊魏一也公被急徵後織闇實又誣奏  
公傳言將孥僂公之母以驚死所坐賊多不能償  
其子廷祚廷祉亦旦夕祈死會

今天子御極遂竭廢詣闕訟寃

天子嘉公昔發奸逆贈公太僕寺卿褒卹有加又

詔所司定鞏等罪狀於是天下雖芸夫牧豎無不稱  
公之忠爲之嗟咨嘆泣而咀嚼鞏等恨不得齧其  
肉也嗚呼公又何憾哉公爲兒時聞其父談楊忠  
愍事輒抵掌曰好好念其祖之死於寃也燈窻誦  
讀流涕覆面甫入臺卽疏請昭雪焉其言事傳旨  
廷杖者三比其得免言笑舉止無以異也下獄考  
掠逾兩月無屈詞且死以老母爲念無怨言其死  
於忠孝蓋天性也公少儁傑廉勁遇事風發舉進



士益自刮磨飭理以跣聲業釋褐爲武康知縣視  
篆德清調繁仁和剔宿蠹斷疑獄三邑皆以爲神  
明其在西臺諳熟典故曉暢法令慷慨發舒知無  
不言東事之殷也議恢復計兵餉責成中樞執政  
皆鑿鑿可施行巡視光祿歲覈冒破幾萬餘金闈  
體乾以郊廟享用爲言公据會典駁正闈亦爲屈  
服鞏被彈猶狃狃不相下公曰今劉朝典兵行邊  
鞏能出片紙過朝吾請爲洗交結之名鞏噤不敢  
應其以正論服人皆此類也公每昌言于朝謂士

大夫當持平心渙黨議無使國家爲熙寧紹聖之  
續其言論風指於世所指目賢人君子亦不盡相  
附麗而魏公在諫垣尤爲牴牾及內外鈞連中旨  
數出慨然知國事日非而是非邪正不可假易也  
于是大臣言官相繼放逐遂不惜傾身願與之同  
去與之同罪而卒與之同禍嗚呼公可謂忠謹特  
達致身授命之君子矣公諱宗建字季侯蘇州之  
吳江人也曾祖諱用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曰  
恭肅祖諱式南舉人父諱輯符母顧氏太僕寺卿

諱存仁之女祖父皆以公贈太僕寺卿而妣皆淑人妻申氏封淑人子男六人廷祚邑諸生今入國子監讀書廷祉邑諸生後公卒次廷禧廷祺廷祿廷禕女五人皆歸士族廷祚以崇禎五年十二月初九日葬公於叟字圩之

賜管惟公與魏公爭論故僉院王公德完遂相擊排魏詆其末路而公護其初節所謂相爭如虎者也及糾鞏疏出魏公亦聞而嘆焉魏周之爭舉朝幾分左右袒旣而隸黨籍死闔禍白首同歸闔棺論

定闔之煽虐殆天所以成公等與余於墓隧之碑重複書之不獨使兩家子弟通知二父志亦以信于後世云爾

銘曰國有椽人金虎在旁群小蠅附厥翼始張雄唱雌和設陰施陽公管奮筆抉槌附璫譬如迅雷破彼蟄藏飛謀釣誘傳又以償身填牢戶魂復柎楊腐肉安逃枯骨何葬明明昊天云胡弗愴

神

熹之際黨論拒撐分部立墀沸羨揚湯填河濁流焚

赤道碑  
玉崑岡勞臣志士同歸一坑逆焰焚如顯此忠良  
孰云長夜天晶日光嗟我于公同籍同方我爲黨  
魁懂而後亡悼徃撫今有淚盈眶刻文碑石過者  
盡傷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年眷弟錢謙益頓首撰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巡撫鄖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前太僕寺少卿陝西道監察御史掌河南道事奉  
勅巡按陝西年眷弟蔣允儀頓首篆額

賜進士第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奉

勅提督省直遼餉前巡按陝西年通家眷社弟吳煥  
頓首書冊

御史贈太僕寺卿周來玉先生傳

公名宗建字季侯別號來玉蘇州吳江人生有志  
槩七八歲時嘗侍其父泰六公泰六公偶與客言  
楊忠愍事語未卒公遽起問求詳泰六公因爲覲  
縷言忠愍忤鸞嵩及得罪以死狀公拍掌大聲曰  
何物楊公大好死彼鸞嵩安在哉泰六公悚然驚  
異之旣爲文章名噪一郡弱冠舉于鄉越八年而  
成進士授武康令有異政更賢仁和鼎敏慈惠民  
大戴之嘗攝德清三邑之人皆立祠生祀公尋以

卓異徵拜監察御史時爲

愆皇帝元年逆閹魏忠賢尚名進忠已得用事與上保姆客氏朋倚爲奸然人猶以爲易與曰此壁鼠耳無能爲也公曰不然虺已蛇矣乘霧則不可制會天雨雹公上疏畧云今四月爲盛夏陽長之時大雹忽作推之人事豈謂無因近見

朝廷處分一二章奏外廷咸疑有物憑焉臣卽不敢盡信而干人所指如魏進忠者目不識丁心存叵測借

皇上之震疊以肆機鋒假竊蔽煬邪正顛倒朝端之上壅蔽將成聲影之通毒流何已甚而巧立虛名上無顧忌離間起於蠅營讒構生於長舌其爲隱禍大可寒心疏上忠賢恚甚會

上御經筵講讀竟忠賢怒目語閣臣卽御史疏一人所指目不識丁此何語也時首輔爲葉公向高從容言是言官也豈當深咎忠賢意稍解尋又傳

旨予重謫葉公又具揭力採獲免居久之

上似心悟忽遣客氏出宮朝臣方相賀其明日復召

傳  
入寵顧如初公又極諫請割小恩以慎大防几千  
餘言語皆危至有

詔奪俸三月然忠賢愈怒不深陰與其黨給事中郭  
鞏等謀逐公時正人尚多在位鞏等并謀悉去之  
乃援進黨徒彈擊四出公患之曰羽翼旣成禍不  
遠矣吾不惜死因復上言臣觀先朝汪直劉瑾其  
人雖皆梟獍然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故不久終  
敗今乃有郭鞏者結連膠合取旨如寄權璫之報  
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之聲勢反假中涓而重數

月以來一斥熊德陽汪秉謙一斥侯震暘一斥王  
紀滿朝薦一去鄒元標馮從吾一逐文震孟鄭鄮  
近且欲厄孫慎行盛以弘而棄之摘瓜抱蔓正人  
重足此等機關舉朝無不知且痛恨第各愛惜一  
死無敢明言犯其鋒者而忠賢且橫行愈甚奸謀  
愈深臣若尚顧微軀不爲攻擊將內有忠賢爲之  
指揮旁有客氏爲之操縱中有劉朝等爲之市威  
而外復有鞏等從而蟻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  
類天下事尚忍言哉因請誅忠賢鞏等甚力忠賢

既憤且懼乃率羣璫環泣

上前至請自髡以激

上怒遂得旨責公回話公復申論不屈傳旨杖八十  
又以葉公力持返詔改奪俸一年于是公履虎不  
啞者再矣或謂公君義大章雖更數月無語未爲  
寒蟬也公厲聲應曰卽日者遂死杖下安得聞君  
是言乎

上實生我不敢不以死報時聞忠賢欲使其徒劉朝  
等典兵行邊議既定需期發詔公曰俟詔旣發爭

之晚矣卽力陳內臣典兵有三不可九害疏入不  
報然其事竟寢已而奉按楚命歸遭父喪當是時  
忠賢益矯虔無忌其黨徒日益進于是僉都楊公  
漣左公光斗等交章訟言朝賢多和之者卽所稱  
紀皆以公曩疏爲權輿忠賢以是益追恨公未幾  
楊公等並譴歸于是忠賢大樹威搥殺工部萬公  
璟公時家居歎曰是奴戮士手滑吾屬寧足復留  
種乎其明年春奸人工部主事曹欽程希忠賢旨  
誣奏公分及張公慎言等四御史並得旨褫職追

賊亡何詔逮楊公等六人尋卽逮公當公未逮時  
語人云瑞求首禍必及我我安逃死卽不然我必  
伏闕爲楊左諸君死爭旣聞緹騎將至乃謬爲他  
之入別母太夫人身自詣郡聽宣詔已夷然就檻  
車時道路觀者數萬人皆號慟憤激卽云此瑞矯  
稱不當奉詔恂恂欲共掊殺使者公倉皇諭止之  
乃稍稍散去吳人旣宿憤其後數日遂有周吏部  
之事云公至京下鎮撫司訊承刑甚毒至肉節糜  
坼抗辯益厲奸人司讞者無如之何竟以意鍛賊

五千餘金獄上忠賢意未慊矯旨令訊承刑如  
前又益贓七千金掠比無虛日一日忠賢下片紙  
付獄吏趣入黑室中夜半垂沙石其胸立斃時  
六年六月十七日其夜朝天宮灾先是公逮至  
日都門地震初鞠之日王恭殿穴再鞠天大  
天之應公如鼓桴然可異也公卒之

哲皇帝崩

今皇帝御極  
臣言贈公  
州太中大夫  
祭奠謚



傳  
追贓金五百其又二年東...人...  
安郭鞏陰附虜三投虜書語皆阿倖事聞

上大怒逮至論死

史氏元璐曰璫禍至客魏極矣或尤異時諸賢龍  
亢有激成之者此大謬說苟循惟夫之論龍逢比  
干皆可謂之多事也天啓六七年間頌祠滿世亦  
至順已而其勢日上威亦彌極誰激之乎當萬公  
掠死楊左駢逐時士氣驟颯無更有不畏死如公  
者解衣而前遂使奸人志得無忌夫婦寺之怙萌

威立而莫我撓則其循此日甚無惑也且夫公之  
死忠得于學問豈徒氣至而然哉公在獄時余友  
翰簡陳君盟及公同年張君捷陸君文獻冒難周  
旋持虎鬚無畏今

上卽位公子廷祚刺血作奏訟父寃必求得其仇而  
報之斯皆至義嗟乎爲公之友與其子則固難也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纂修

實錄記注

起居掌撰

傳  
誥勅

經筵講官承德郎始寧倪元璐謹撰

御史贈太僕卿周季侯先生傳

方季侯周公之削奪也余與周忠介公景文氏操扁舟訪之景文語余云季侯其能以削奪終乎余曰未也夫妖姆逆閹之惡季侯先發之矣陰毒之性寧容遂已已晤季侯于苦次相對慷慨無慘沮之色旣而曰從來國家頽敝必有一番生氣震動始不大壞真忠孝人當知死節是分內耳自神祖以來士氣稍靡正賴我輩起而振之吾三人宜各努力以回氣運勿爲生死動也因鄭重而別無

何季侯逮又無何景文逮景文之逮後季侯十日  
耳慘死亦先後兩日嗚呼痛哉而余今日猶得稱  
後死者操筆爲季侯立傳則烏能文則又烏能以  
不文辭也季侯者名宗建號來玉季侯其字以進  
士起家筮仕爲令文章政事俱卓然有聲而其徵  
拜御史正

熹宗踐祚之初年見議論多紛紀綱未整則首爲鑒  
往持平之疏見群陰日盛陽德無光則有歷陳陰  
象首劾逆璫之疏見巧借兇鋒芟除善類則有大

幽小幽交通設陷之疏見妖婦狐踪宮闈褻昵則  
有小恩當割大斷當昭之疏見內臣行邊亂形已  
兆則有直陳利害力遏奸萌之疏見譏侮道學迫  
逐名賢則有申救鄒馮願與同罷之疏見直諫不  
容嚴譴屢及則有解救詞臣臺臣之疏至於恤民  
窮則求緩加派之苦崇節義則請卹死難之臣巡  
光祿則議搜窟穴之蠹而明用人以佐銓政嚴防  
禦以固危疆明法守而糾僉壬收大勢以圖恢復  
定經撫之罪案酌兵餉之機宜其他章奏無慮四

十餘上皆遠猷石畫不惟直聲震天下而經綸亦  
冠一時與魏給諫忠節公同朝蓋嘗爲王總憲一  
人議稍不合後屢見公疏嘗拊掌語余來玉近疏  
直有功社稷不能不令人心服而意傾也斯固徵  
給諫之無成心無偏見而公識力丰采足以服人  
亦於茲可槩焉公在臺幾拜杖者三皆福清相公  
爲之救免既奉

命巡楚歸遭父喪未幾而竟削且逮以死公之削也  
寔繇松陵故令令始壓於公不得恣爲奸利恨乃

刺骨已呈身爲閹兒一疏擊數公皆知名正士有  
旨勘公作令時事旣鍛鍊無所得乃與澄江繆太  
史同赴詔獄實丙寅之三月也於時人心震駭會  
復有景文之逮在吳遂有開讀之變在都則有王  
恭廠之變有朝天宮之變聞是時逆璫亦頗有戒  
心而柄臣多助其虐者諸公竟俱不免嗟乎公等  
之存亡豈關一身事哉公初令武康邑小而民頑  
公一以全力治之其所絜法爲今古循良之冠如  
肅漕允清賦役杜侵漁絕鍰贖辯冤獄窮盜源毀

淫祠修水利興學校振人文事事皆有良法其鞠  
讞時雖村翁里媪皆得盡所欲言獨豪貴不得進  
一語佐貳不得擅一事胥吏不能叅一字一署德  
清再調仁和民皆尸祝至今不衰仁和視武康簡  
繁懸殊而公治仁和如治武康其神明之最著者  
誅掠人之魁免婦女之墮風塵者無算擒丐戶之  
奸全貧兒之殘肢體者亦無筭而在武康有間井  
冊在仁和有安黎冊倣保甲之法而精密焉凡戶  
口生理流寓良楛無弗洞照作令六年邑無逋稅

道無拾遺民樂其業士馴其教善政多不可勝紀  
而自公視之直如長松之鱗文不足縷數矣公居  
官清操術約律已嚴而處名澹視世之榮進利達  
泊如也兩舉卓異以不通權貴僅擬工部得御史  
乃御史卓犖如是人何事擇官爲年僅踰強遂已  
千秋人何事貪生爲且備諸慘毒身供蛆蠅而骨  
乃愈香人又何必考終牖下也哉公在詔獄與景  
文講論不輟每言志士勿視忠孝爲特行勿視生  
死爲竒事殆所謂不忘溝壑喪元者矣公六子四

尚幼長者廷祚廷祉

今上御極日月重光二子忝京師上書訟寃

天子憫之與贈太僕卿并封其妻申及祖父三品而祭葬祠謚

恩典備焉所以酬公忠者至矣公被逮時一女悸死祉亦悲死今襄公大事者祚也

史氏曰當

世宗朝而有給諫顧公名存仁者以直言廷杖謫佃保安三十餘年吾吳誦說至今則季侯外王父也

而冢宰恭肅公諱用嘗給事

康陵疏擊巨璫諫迎法王以抗直著聲爲季侯曾大

父然則淵源所自豈一朝一夕哉季侯十齡時或談

楊忠愍遺事公諦聽大呼曰男子哉彼奸人今安

在耶則其所性生可徵也公甫入臺卽爲梁谿先

生請謚而在都門與吉水長安游居鄉獨與景文

善烈烈而死寧徒意氣所激昂乎公性至孝被逮

時猶愉色侍母托以他事遠行再拜而出聞者泣

下臨沒自傷惟殷殷以老母爲念也雖然如公之

顯親則已至矣夫又何悲焉

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長洲文震孟謹撰

贈太僕卿季侯周公傳

嗚呼當侍御公首發逆閹擅權之日在廷多以虺  
角易之既擿決閹黨給事中郭鞏輩阿結醜正至  
一再披陳莫不擢筋剔髓誦者舌垂不能入雖亘  
測無所疑沮而有識已怖其卒矣余嘗過公公言  
中外黨附非國利吾必不愛一死是時司禮太監  
王安實伴讀

上爲逆閹擯躋以死

上方顧念公疏適至且不已則請斥遣客氏又不已

傳  
則請止內臣行邊無弗危言極論言人所不敢公  
至是已飲刺逆閹之骨擬杖三奪俸再顛若崩崖  
之卵公自若也一日延余入斗齋顧笑曰吾知不  
免余應聲曰

宗社有靈當不至此嗟嗟此癸亥秋語也度夏萬郎  
中死杖下福清蒲坂兩師半歲中相繼去國太宰  
總憲咸削逐南樂修郅言官逆閹假手釋憾黃扉  
權豎合而鷹犬響附楊左諸公纍纍斃若盧公朝  
露之危寧待丙寅三月二日哉公從容就繫義不

反顧雖友朋匍匐猶異其生而璫久已無生公之  
意矣原公逮拷追責半夜囊沙與諸君子同而一  
訊再訊一追再追掠立之慘獨異蓋公不第攻擊  
奸閹與阿保者最先卽指交通之賊子亦最蚤見  
故旣亦最烈公以四月十五日下

詔獄畢命于六月十七日先五月六日王恭廠災六  
月六日地震屋瓦有聲公死之翌日朝天宮災月  
晦蘆溝橋水災卽天亦不寧厥居也况人乎今  
上御極贈公太僕卿賜祭塋廕卹備優渥而傳亦之



曹欽程以媚璫論死郭鞏以璫案繫鉗徒旋亦論  
死公爲御史所陳論皆關洪鉅如請與鄒馮二公  
同罷申救文鄭兩君之黜及力維直諫之王公德  
完請卹死事之張公振德辯明劉公時俊之寃咸  
侃侃讜議非人所能言與肯言者自有公奏疏在  
公名宗建字季侯來玉其別號爲人伉儷有志節  
三爲令尸祝皆有異聲詳在諸名公志傳茲不具  
列其子廷祚刺血陳情不與罪仇同戴天日至生  
嚙許顯純于藁街而觀其駢首焉

史氏曰婦寺之旤至乙丙間極矣然使秉鈞者持  
憲不回矢身報國卽宵壬未敢盡决裂也若政本  
之地如蘭斯馨則依倚者徒不招而集矣惟崇罔  
于後至之誅柄倒于門戶之日一落不可復收繼  
之者又日甚一日合漢黨綱唐清流宋維朔蜀之  
旤而兼有之公所謂權璫之報復借言官以伸言  
官之聲勢假中涓而重者豈獨爲一鞏哉豈獨爲  
一鞏哉

國子監司業前翰林院簡討纂修

傳  
實錄兼

起居

經筵展書蜀雜源陳盟謹撰

